



見聞録
二

イ管4
515
43

二



門 4 管 0 4
號 515
卷 43

眉公見聞錄卷之四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初闡瑾竊柄天下洶洶靡寧於是大盜乘之扇
衆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
崩潰燒聚屠邑烟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
棄城走者上蔡縣霍侯名恩故武胤知兵乃增

眉公見聞錄

眉公見聞錄卷四

俾濟隍繕甲實庚申令嚴約慎邏謹謀泣而誓
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
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徂門屋後賊至汝登而
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
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徇于
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决不共戴此天賊聞之
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
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入死

侯之被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羣酋愕顧失色氣爲之惛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插諸口脅之侯啐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事聞 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窆坐葬樹石表閭備矣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

優而至如此

嘉靖十一年正月間 聖體違和暫免朝參該寺題稱免朝日久一應領勅繳勅辭見人員若俱於御前面奏恐 聖體於視朝之初起數太多未免煩勞欲要暫於左順門領繳等因奉 聖旨是夏公言奏云頒勅必于御前所以重帝命可以防詐傳旁出之姦繳勅必于御前所以遠下情可以防遲留隱匿之弊至於禮該面辭

面見人員卽遇免朝日期豈不能少待而遽然廢上下之禮殆非臣子之心所敢安者伏望 聖裁重降御批改回前命奉 聖旨卿說的是勅書領繳見辭官員都照舊例行如遇雪雨風寒暫三五日免視朝日多准今春該寺奏准事例行著爲令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也正德六年時蜀寇畧漢中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餉十

一月二十八日賊薄境遣使請兵於俊賊騎旁
午於道不能達十二月二十一日趨城下植繫
印於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越四日南城樓墉
墮圯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
隨寇悉衆合圍力不及支遂被執置籠于地曰
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于人手欲刃之賊遽抱
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
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

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瑞于京師磔鄢本恕
於襄陽乎汝猶敢乃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
及有位灼何畏耶寇方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
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罵
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額印在肘奪弗與
因并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有七方寇以子昇
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妻
賈氏在官解聞植旣執經于別室賊至縱火大

劫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部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其實告寇嗟嘆久之仍令撲其火而所經室歸然獨存越二日援軍始至植侄孫永壽始來解賈氏訪求植屍初賊退醫秦覃購得之容色不變昇至廨所同殮焉老嫗負子道遇其母偕至覃乃館穀于家事已巡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植贈知縣賈氏貞烈可嘉女赴火死俱旌表仍廕子寵入監所

在給舟舉歸葬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楊公翥以尚書掌部事保定有獻白雉者公言祥瑞不當奏斥遣之陝西守臣得玉璽乞頒示天下公歷考傳記形製篆刻皆不合且言我朝自有璽可傳萬世無所事此乃寢不行嘉靖時大學士方獻夫奏稱翰林春坊員缺欲令吏部訪補并薦所知者二人大學士李時等奏稱欲令部院寺等衙門堂上官并六科掌印

官各薦僚屬照依庶吉士例會同吏禮二部嚴
加考補惜乎其終不能舉行也

穆廟辰巳間海公瑞爲直隸巡撫蔡國熙爲兵
備意在鋤巨室而刁風四起時有投匿名狀以
諷海海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其詞甚奇附
記于後 告狀人柳跖告爲勢吞血產事極惡
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
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嬖臣曾仲

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 柳下惠捉某猶禁

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
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
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此
不知何人筆觀此亦足以見里俗之一變云

龔遂奇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給征閩回口
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貧益甚時 睿皇帝歸自
北狩 景帝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

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政
獻帝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
之會赦猶杖之幾死孿不能行者數年 獻帝
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辛巳武宗晏駕 肅廟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
極之日 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
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
甚悅

吾鄉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
孔之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
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卽于堂上應聲云
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
教了衆情大服
肅廟議大禮者鼎貴于是紛紛進極不情之說
請改 獻陵迎請 獻皇帝梓宮入天壽山者
則致任僉事甯河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

身圖金卷四
戶陳昇華職錦衣衛百戶隨全罷閒光祿寺錄
事錢子勳緣事監生詹啓温州府武舉生杜承
美爲民兵馬周密湖廣生員蕭時用是也奉
聖旨朕已奉 聖母慈訓謂 陵寢根本重地
不可輕動這各該奏擾人役本都當拏問重治
且不究再來奏擾決不輕宥又有謂向年 皇
考之喪禮制未備乞行追補 廟號未稱乞行
更定及欲刻懸 皇考聖像奉以歲時及請

聖母衣帝服正位內庭請 陛下執皇太子禮
關決政事又欲自 皇上誕生之日以至卽位
之年追改鍾祥年號等事則廣平府儒學教授
張時亨是也奉 聖旨尊崇大禮朝廷已有定
典張時亨假以建言爲由輒敢妄議意在希圖
進用又潛住京師日久依擬着法司提了問又
有非爲大禮而妄進詩歌書籍塵瀆宸嚴如作
國朝詩二十一首天降寶露詩一首白鵲呈祥

詩一首白兔獻瑞詩一首金臺八景詩九首武夷九曲詩十一首皇陵八詠詩八首輔臣贊和詩一首共成一冊謹錄上進奏請萬幾之暇曲垂采覽益加宸翰正之賜以前序則朝天宮道錄司致仕左玄義張振通是也奉 聖旨張振通着法司提了問又有撰十九史節定四百七十卷共成七帙隨本進呈則開封府儒士安都是也奉 聖旨書便燒了安都着法司提問了

從重擬罪來說然余考安都之進史其畧亦有可采者疏云垂世立教在六經而麟經則條其斷例賞善罰惡惟二法而世史當遵其宏規載觀歷代之書浩繁無紀考其垂訓之意評品多疵乃若處士貧賤之退羞與夫姦雄苟得之進貴匹皓紀信之黜削楊雄苟或之褒崇史記作於談遷固為有蔽漢書成于班范豈能無訛晉陳壽志三國帝曹魏而寇蜀漢唐太宗撰兩晉

縱充昭以等諸臣南北朝皆篡君以得國猶存
帝號隋楊堅亦挾主而受禪不減尊稱武后革
唐爲周處帝王本紀之例朱溫弑主奪國效魯
公宜君之書彌文昧於宋紀從藝祖篡君之非
專史作於遼金失中國正統之義元史成於
國初善惡無容異議每臨研覽之際勃起柰駁
之吁故以一已有限之知能欲定千古無窮之
事體固自知其不可亦惟有激而然躬逢 聖

明世食君祿生懼無由以報國恩死恐何緣以
達愚蘊是以輒興芹曝之獻頓忘草茅之微遠
遵春秋予奪之詞近擬綱目筆削之例妄效前
修之公議薄陳後學之鄙言史記進聖賢忠孝
之名退姦雄幸逆之列兩漢立隱逸節義之類
抑黨惡篡弑之儔帝蜀漢黜曹瞞正統猶存置
充昭爲弑逆天理復明篡君得國惟存本號挾
主有位遂削尊稱分註武后之姦抑本傳錄於

國史之末詳記朱溫之逆去尊號致夫殺君之
譏削藝祖以國稱名分爲之復正附遼金於宋
史正朔因之有歸貶則貶褒則褒惟悉遵乎任
例予者予奪者奪何敢贅乎已私補缺以足其
全隨時而應其用巨細察舉精粗周詳植綱常
而人倫爲之大正辨華夷而名分因之不淆故
編纂以成書使簡明而易見自以井蛙之窺竊
敢乞淵衷之濫覲俯竭涓埃之緘仰禱海嶽之

大書進惜爲禮部所駁不見其史可念也
太宗乙卯度王馬河營于蘇家橋是夜大雨平
地水深二尺及于臥榻迨旦兵端火光如毬繫
燁燁相上下金鈇錚錚作聲弓弦皆鳴太宗
爲祀告于天方告有神爵五色飛駐旗竿之首
言畢嚮西方而去乙酉移軍於紫圍八方太宗
宗所御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凝爲龍紋
鱗鬣皆具美如刺綉諸將見者駭異

太宗於宮中得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披覽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徧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寔無之太宗曰爾以獨無爲賢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

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乖人道其地多娼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熊君鼎爲浙僉事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也年十二能文章群經子史一目終不忘讀書龍泉菴貧無膏油掃

身開錄卷四
樹葉焚之以照誦讀達旦弱冠登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
孝皇卽位明日常朝御史湯霖當侍班糾儀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直大政維新之口請劾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護見君事多壅蔽願公初受職先請見君政之

可否歷陳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霽善其言卒莫能用也
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賢閣老同年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屠公應垓曰趙老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鵞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在當時乍見猶譏笑之是後則不以爲異矣

大統曆禮部例在先歲九月朔欽天監進呈後

身圖錄卷四
因 太宗卽位之初造曆未備請以十一月朔
進 詔從之著爲令
平湖陸公杰巡撫湖廣恭遇 肅廟巡幸供億
浩繁公處分若素定一日旨下數次俱酬應無
失 駕入河南界公預令除道人各取粟禾數
束執以待 駕未出河南燭盡御杖行昏黑中
比入湖廣界衆炬如晝 肅廟甚喜蓋自是已
識公矣常於湖廣召見見公偉貌美鬚髯進退

從容語近侍曰陸都堂真大臣也及晉侍郎屢
有白金文綺之賜 御札諭問稱曰冬曹大臣
而不名後以工侍贈本部尚書

慶陽北定邊營有妖自名趙太白日與人杯酒
相集定邊諸貴人自叅將指揮以下罔不狎而
遊之有貧乏者妖輒重以賙予及所厭怒卽以
鉄簡飛擊之妖一日訪其所厚諸貴人曰明日
慶陽陳舉人至我與有干係不可相見當與諸

君永別已而慶陽陳震至震後爲少司馬正德
時有聲尤遠于天文律曆之學

張公位趙公志皋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爲
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
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
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分宜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中訪求吉壤
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尚有拜相者分宜

如其言而啟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廼嚴氏遠
祖也

吾鄉懷遠將軍侯公諱端金山衛世襲指揮同
知永樂十三年倭船十三猝薄城南官民出走
公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團屯住單騎至
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走舸衝
尾而進公望見當先一船有一衣紅人知是夷
酋遂策馬入水沙水深浪湧馬韉護水不能前

公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
卽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船悉衆而上公料其
勢衆銳未可櫻其鋒且慮其識放箭時所坐白
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割羊血以塗其
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團郤領軍出南門不量彼
已輕與交戰全軍潰遂南門入公在團下令持
束薪伺盡入城趨至賊船悉焚其十三艘賊據
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亦窘矣公遂率衆

前至東門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
西門吊橋斷公祝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弩力
不爾我與若俱死矣馬魚然一躍直過城濠倉
卒間墜一劍于地馬銜起授公公旣入西門回
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
且馳賊衆咋曰好將軍也至衛前賊以所掠布
疋旁午于途以冒馬足欲生致公公以一劍挑
布以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搖手驚爲神人

身聞錄卷四
云又以長鈎鈎公着左膊公不爲動墮甲四片
而去遂出東門復集散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
盡殲賊衆無一生還者公平日以膂力聞府治
獅大丈許以腕挈之行十里餘又嘗馳過坊交
抱楣上兩股挾馬懸之人尤驚異南滙地方有
虎傷人公格殺之烽堠下至今土人呼其地爲
侯公殺虎墩云
吾鄉宋南野君名琛字克純少時遊學京師從

其婦翁吏部郎中俞宗大學楷書非其好也棄
去從翰林曾鶴齡先生事舉子業數年歸寓松
城篆灘書屋復從大叅黃宗先生游正統辛酉
以毛詩舉鄉薦乙丑舉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
御史風裁卓卓數言事都御史王文每謂讓其
多言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於其長君嘗以疏
請印於文文迎咲曰宋君復有所言耶取疏視
之乃劾已疏也大怒抗章自辨且深詆君君坐

謫江西安福縣典史景泰癸卯爲浙江同考試
官天順初文誅起知大庾縣以才敏堪治繁劇
調新淦未幾謝病歸日治丘園多蒔佳菊更號
菊存優游數年卒君爲御史時丁外艱還家家
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
毀君君勅家人毋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
久躍入水中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已衣迎置上
坐謂曰與而家世好而奈何以小忿隳之哉呼

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
謝其父老其父老大慚
吾鄉陸公平泉以祭酒北上唐荆川先生方以
禦倭爲淮揚巡撫置酒送別及陸公祭酒告病
歸復遇荆川先生于淮揚先生相顧嘆曰公已
得請告但不佞尚無歸期耳陸公云某如人家
教書先生先生有病主人只索放他回去若老
先生乃好郎中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

凡祖諱及名臣與鄉邦先達名字皆當榜帖壁
間恐子孫奴隸有因而相仍者不可不慎
武林張冢宰瀚與大理卿陳某謁一直指時陳
以兩次奉例進階妄自腰玉直指見而驚問之
曰公何時賜玉陳蹶踏不能對張咲曰此是大
理石耳
文懿楊公諱守陳鄞縣人弘治間上出閣公等
六七人被選日侍講讀以文華大訓成陸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大訓篇目多本大
學衍義獨事涉中人者悉不以書公曰是何以
為訓撮其賢否得失之故分注一條議者不能
奪

國初有起居注官後不設萬曆三年內閣題准
今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及聖諭
詔冊勅文內閣奏對等項皆書其諸司奏章另
選講讀以下六員專管編纂以吏戶禮兵刑工

分六曹每曹一員常時在館供事每月初九日
將記注編纂等稿送內閣看定初十日公同
各官投櫃封鎖年終并入大櫃每常朝御皇
極門卽輪該日記注官并編纂官三四員列於
東班石欄銅香鑪下各科給事中之上或午朝
御會極門列于御座西稍南隨從記錄凡封
稿之日記注與編纂官於東閣門外分左右如
常朝儀候中堂入東閣先記注官入分左右揖

次編纂官入揖隨中堂同入右房記注官收
起居注編纂官收六曹章奏入櫃封完出東閣
再揖如前候中堂出門柱邊揖別復入東閣記
注一揖與編纂一揖而別

忠靖公次子諱瑄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觀忠靖
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
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禮部尚書胡公濙嘗
夢上有櫻桃一盤賜忠靖二子長子琬退避不

敢受而公獨受賜後琬早卒胡公以告忠靖曰
繼夏氏必此子也 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此
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
食祿時俟成立事 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
靖薨 宣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官致命于家
拜公尚寶司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時
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
柩歸鄉里 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于

官而別遣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強記過人
太師張公輔呼為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
執禮重之 宣廟欲大用之公未逮也正統初
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
稅未卒三日猶力疾草疏大略言臣伏見 太
宗皇帝賜 皇太孫勅諭皆農桑軍國為政治
民之要誠祖宗詒謀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
右覽而行之仍命 皇太子誦讀使預知民事

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治
臣懷此言久不敢輒上今臣病死旦夕死而不
言永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計聞上遣官
諭祭于南京

吳淞江久煙童謠云要開吳淞江須湮海龍王
人謂工難成耳後巡撫海公倡議開濬而董其
事者則郡同知黃蘇州推官龍也其讖始驗是
時兩月不雨厥功易集殆天意云

詹東圖云相術言人髮際高者聰明低者愚鈍
如汪司馬伯玉李督學于鱗則低極去眉曾不
二寸餘而髮又重極皆以大聰明聞天下豫南
習公論及瑯琊兄弟曰大美神仙相也小美王
子相也余則謂相書云形貌秀麗舉動嚴肅性
明心靈能涉造化常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
來則極類元美先生形貌奇異舉動急速性慧
氣剛言涉威福常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來

身聞錄卷四
則極類敬美先生
西涯李公善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啣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對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陸式齋大叅在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爲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柰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爲善謔公

在京邸款會試貢士若干人酒數行俱起辭謝云欲赴他席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所以然乎衆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一一日二編修謁西涯公公曰近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云策破未有先有一策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有焉公大笑即日奏補宮坊

今士大夫居鄉讀書者少予每見中江莫先生未嘗不談論詩文動至彌日煦煦言笑無異寒儒乃唐荆川寄公柬云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輔皆爲有益之書但若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爲說固已未矣况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會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

別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况識其大者乎向見子良舟中所携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暇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俟面晤時更有請也夫以讀書如中江先生尚謂舟中所携書多非緊要前輩不肯輕易放過人

如此

永樂癸未登曾榮榜進士第時所取四百七十
三人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
八人賜名庶吉士入文淵閣燕閒之頃親臨問
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

古冕十有二旒旒十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十
四宋時冕中貴人呼爲平天冠共用北珠一百
四十五顆麻珠四千五百九十顆調珠八千六

十四顆則冕冠可謂至重古王者冬至祭天其
時大寒可服袞大裘之上加以袞衣大裘者黑
羔裘也但夏至方澤季秋明堂之祭則大裘可
謂至熱陶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
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
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
而已真可謂得時王之制者耶

眉公見聞錄卷之四

姚士粦更定八字

眉公見聞錄卷之五

華亭陳繼儒撰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繡水

太保費文憲公記尚書張莊簡公錄示養生要
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
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
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

身聞錄卷五
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
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
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
久自愈宏自丁未忝竊科名卽病痰火重以庚
戌春闈叨與試事校閱頗勞下部因病瘡久不
愈且先母余夫人在家病瘡亦念宏甚宏欲展
省則拘於六年之例而不敢請也明年辛亥乃

乞養病以歸時張公爲吏部右侍郎特蒙枉顧
備述其平生多病之狀慰諭拳拳移時乃別將
別以一封見贈宏視其題封則曰字扇一握手
悅一條而已私心頗訝其物之太簡旣而啓封
則扇面備書前語乃知公之所以愛念不減於
骨肉之厚也病中佩服常若聞公之教于飲食
嗜慾喜怒頗致敬焉自辛亥迄今蓋幾三十年
公所贈扇中遭多故已不存矣乃記錄如右見

身聞錄卷五
前輩愛士之心如此其至爲後生者所當取法
而不敢忘且使兒輩奉以周旋則此數言者寔
却疾養生之要旨也公諱悅字時敏松江華亭
人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納政歸數
年年八十餘乃卒自言爲刑部主事時常奉使
暑行渴甚見井泉欲飲不敢但含漱數過旋即
吐之公移屬稿亦瞑目端坐但以意授之筆吏
其慎疾如此宜其享有永年而不罹於陰陽之

患也公操履純潔始終一致弘治初與三原王
公宗貫安成劉公紹和同心輔政選舉公明前
後皆不能及雖自律嚴甚而待物不苛有爲四
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
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
則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
程也聞者多服其言以爲得大體云其爲浙江
提學深得士心凡公卿子弟卽學業未精亦聽

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而廩膳之補則不容
濫與也每見後進輒教以讀書在多識嘉言善
行不必徒作詩文自警編一書朝夕在手扇中
所示多節取焉蓋公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而
非眩博爭妍以逐時好者也鏡川楊文懿公嘗
爲宏言其平生交友惟公及廣昌何公廷秀莆
田彭公鳳儀皆出刑部蓋皆一代之端人謹併
識之正德十三年五月八日寓郡城南中書見

費文憲公集莊簡公宅在吾鄉郡城南門外牌
坊有完名全節四字乃玉音也公真可謂無
忝矣

陳先生諱璩台州臨海人永樂戊子浙江鄉試
已丑會試名皆在第一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
郎中盧信事繫獄遭劇疾第琛入侍因感疾卒
先生哀之然未嘗歸怨于盧晚年家益貧然急
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

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
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先生顧其廬敝欲爲葺
治且請令庖人繼肉先生皆峻却之

黃公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十三歲時改元
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
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
年抵京授廩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
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懇圍

鬻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
肆力于學以已心爲嚴師而靳造于賢聖擇然
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
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
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慎行若此補郡庠
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
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拜行在交趾道監
察御史出按湖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

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
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
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
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
爲之註釋總曰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
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
皆淵奧撰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幅鄭
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註亦誤撰考

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
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嘗因安
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
曰南山錄雜者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
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

吾鄉徐司空達齋名陟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
南歸張江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
別各上馬去而達齋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

以扇叩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
死和存張大銜之王元美公爲郎時適有客席
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客待之良苦已
入問何故如許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
笑謂云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客大笑而亦
有爲公咋指者上海顧小川爲徐文貞公壻謁
見大守方公廉適有同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
當朝宰相爲岳丈其倨如此三事皆用蔡伯喈

調謔談之可發一笑

萬曆己卯蘇松水災徐存翁與張太岳書云自
琨兒行後以老病增劇又伏念翁輔佐聖主
日有萬幾不宜以寒暄常談上溷聽覽故累月
不奉書惟仰望台垣祝禔福日隆而已茲僭有
稟瀆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爲之首此翁
所素知也自隆慶庚辛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
已裕民爲政而專導之以囂訟教之以爭奪民

身附錄卷五
靡然斲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攫攘
微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
爲富者之財散入于貧則貧者均當富矣而豈
知人情得財旣易用財遂輕加以奸惡之徒競
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如
故而富者之衰落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
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蠱爲孽田只半收盡其所
入供輸常賦幸賴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陳

粃苟延且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
三月以來淫雨不止溝澮盡溢江湖亦盈千里
平疇頓成巨浸猶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
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
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
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
以謀生于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庫藏久稱
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匱竭欲望貿

身圖金卷五
布易粟則邇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隣郡
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
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巡撫胡中丞適在兩
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
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顛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
繁猥寔猶未能盡陳至于窮鄉僻里輶車所不
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
抑鬱之氣卽中丞目固有未覩言固有未及也

仰惟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翁道崇致主
心存濟世計於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況忍視
數百萬之衆漂屍填東海乎又况財賦重地
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况自星變以來豪猾奸
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爲有非常
之厄數心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
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靖三十四年四十年所
下恩例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卹庶

身置錄卷五
遺黎獲存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聞僅減
免存留分数不能有所補益也且階聞治民者
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之上
亦得伸以爲恩縮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
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
聚散之權乃更倒持于下縱能委曲弥縫勉强
收拾而日前之費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
者然其机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翁明睿

如翁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翁莫能知亦
莫能任也此天下所以胥翹首跂足而望翁也
階踰伏山林行且就木本不宜更論政理但念
受國家之長養垂八十年受翁之深知今亦
三十餘年每思一效尺寸以贊皇上如天之
鴻施揚翁無疆之休聞不愧古所稱老臣益友
者故敢冒譏出位忍笑迂濶而具以陳于台座
倘蒙俯察其心少垂聽焉豈惟階之榮幸豈惟

階之榮幸臨楮無任戰汗仰望之至不宣張太岳復徐存翁書云恒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怨干和所致假令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在汰黜之首矣捧誦台翰不勝愧悚先是撫按疏至上覽之痛惻已兩奉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而未沛者非靳也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数耳茲奉台教會地曹覆顧掌科疏上謹再擬旨申仁

主子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俟勘疏至卽破格蠲貸必不敢虛文塞責以重得罪于元元也人旋謹百拜以謝台教

洪熙改元 朝廷遣進士齋勅訪文儒于常蘇松三郡郡守熊侯觀以鄭觀先生應詔同舉十人試天曹以先生爲首會仁廟上賓不果用太傅安遠侯柳公昇遂請公于朝以爲子師柳公歿子溥嗣先生上疏辭歸 特旨授訓導

身自錄卷五
二
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
何禮部尚書胡公荐升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
自冷局陟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
王元美先生墓誌銘瑯琊大司寇王公卒計聞
上贈太子少保予祭二壇旋遣中書舍人視事
賜金四百兩予主事士騏疏辭不允公法得專
葬以哀思大司馬令祔于項涇賜域思質公墓
昭位之次嗚呼從遺志也公奉家諱凡所爲委

蛇屈信欲有效于司馬公者海內士大夫或未
必盡知而其後先出處之際當時徐文貞楊襄
毅公皆爲動色勸勉至袁安節先生垂老且以
冢宰薦公自代夫亦念王氏世受國恩宜以君
父大義自裁余亦度公始終有不得不出者二
方嚴氏灸手時其意欲引置公爲重數近而公
數遠之終不能籠公而會楊椒山當論報密使
人告急且以孤相托公馳騎屬座主王太常亟

往营救而王以嚴氏客語泄公又爲楊夫人削
稿請代上之尋椒山受辟之次日又出宣武門
酹酒泣奠津遣發弱嚴氏微聞之意不樂而思
質公又以沈青霞寃死北向唾罵不已遂以此
中禍公亟奔燕中且行且躡沙垢覆面與弟敬
美日夜拔車遮道哀籲甚楚已又扶喪車下潞
河荒迷震眩死而復生再矣會莊皇帝奉遺
詔嘉與天下更始公方病瘍羸瘠不能起匍匐

至都門外匿跡蕭寺泣草上陳寃狀詔與故
官而思質公之事始白所謂公之不得不出者
一也思質公雖蒙先皇帝昭雪然猶藁葬淺
土撫按學使繼以卹典爲請而新鄭公與鄉衮
構齟齬及茲事禮官惑於浮言勒令候議公日
夜腐心切骨不敢復上陳請之疏適兩臺條列
三吳便利并及遼左功狀下宗伯覆請賜兩
祭全葬崇贈大司馬郁太夫人僅四品封亦兩

與恩榮比時啣_口天子命焚黃墓上邦君大夫
及賓客至者車騎如雲男女夾道擁觀以萬數
公捧誦_口綸音感極而痛率子姓鴈行望闕九
頓謝而至是思質公之事始太白所謂公之不
得不出者二也公諱世貞字元美自十五咏寶
刀詩師爲之避席旣弱冠舉丁未進士耻從柄
臣道地竟不謁館試以刑曹郎與李于麟諸子
日相唱和名奪公鄉問公又日坐公署剖決案

牒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
重決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公
皆爲嵩沮又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
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公身繫袴褶集強壯教
之射申飭保甲重懸購盜之賞又于州邑畫爲
四方或八方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爲上
逐而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凡
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

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撫臣丁公每謂
人曰有王君在吾豈復有東顧憂哉則以詢公
公曰凡捕盜者其才勇狡黠過盜一等者也吾
嚴其詐害之禁而復事掣之彼袖手不爲我出
死力矣是縱盜也吾知賞其功而事姑息之則
彼之毒民也甚于盜是益盜也第操縱不失術
而已乃以其法行之期年盜遂解散而無何思
質公之變作公解綬奔難還伏草土中幾十年

高僂薦起大名公堅不欲赴以八事應 詔陳
言曰此可藉手以謝 朝命矣因固辭不報乃
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則其姻
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至匝月不止既嫁則
婿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之產去半也喪家
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來奠食者費不貲蓋
一喪而中人之產去半也公至定婚喪禮其俗
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三十餘

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之與真定各平而是時
大名闕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于大
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公力爭曰爲真定者以
饒瘠而槩之是以大名六而真定四使爲大名
者以州邑之數而衡之則大名二而真定八今
請無論郡論州縣可也論州縣亦不必大名與
真定埒大約大名無下等真定無上等取大名
之中者與真定之上者並賦而大名之上者與

真定之下者各自爲賦衡之則大名尚不得四
而真定六于是大名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
叅政公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
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公首捐俸五十金
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旌
其間及冬報粟得三萬石又疏乞改折臺使者
不敢言而公得請十五萬石吳興之人賴以活
者甚衆未幾自浙叅長晉臬以郁太夫人憂去

身圖錄卷五
服未除薦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同
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節出鎮鄖楚鄖故簡僻
前中丞每臥而治之公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
刷軍政清屯田鄖中遂隱然爲重鎮江陵方與
公詬弗善也公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
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適有太原貞女
立化事甚著公念家難後居常忽忽每思以空
言消之而又緣此杜門謝交斷文字之役者數

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但堅請
予告而已又其後方以思質公卹典具疏陳謝
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
之命又下然公皆不得已一再應 朝命非其
志也公自尚書郎荐歷卿長浮沉中外凡四十
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治精
罔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
樂平王事都下盜劫緹帥陸公炳索不得後濟

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公曰狡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公大咲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喪寧衣朱圍玉耶且寔不髯而肥盜搏穎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雜間海道宋君購之急而遁宋以屬公公欲掩取而微露其語于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公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

勝常公心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柰何匿雷齡往立階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公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爲之日期果得盜公遂以還宋君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寃公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跽皆上其足躡綠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公

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首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綠絲履曰此逸盜也公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好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報俄有令請問曰進道勒兵反矣公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公召謂之汝交關進道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不然者死無日矣卿應命去俄報進

道飯某所矣公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諱者青人舉手加額曰吾輩始帖枕矣卽陽時驛以一紙報公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游天下勅郡縣盛爲供帳公曰藩王有宗正條銅城中不得出而講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禁止之而邏其從者李汝貴秦太兩人得狀蓋以御女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樓轎紅杖所至懾守令而

汝責爲之翼奏旨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此數
事摘發隱伏捷如神明其能聲日馳都下都人
士聚而歎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公益自
負強項如故而又性不能曲事權貴人往往骯
髒守法故言者多附影憑爨而起嘉靖間陸炳
方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校閭某欲貸其死
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旣復因執政以請
卒不許當時業無不側目公者已新鄭柄相國

掌銓客輻輳集公獨引毋疾乞休新鄭曰吾出
而彼歸者何也是將臥而待遷乎不聽休而南
林已先伺高公旨中之江陵初欲處公史局公
謝唯唯江陵以爲有心遠已也荊州地震公引
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
令者王生江陵頰弟也公論奏不少貸又貽宗
人書相公浸淫耳目之好非社稷福其人洩之
江陵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

見聞錄卷五
用公而竟以浮言嗾公去大抵新鄭福江陵橫
其鋒鍛視分宜遠甚而公亦時起時躡數引避
于繒弋之外者亦屢矣公生而美姿觀風采玉
立與客談咲覺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
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為泫然罷酒在浙
中修岳武穆千忠肅祠墓為文以奠辭極悲壯
南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崇文廟
齋配享公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

入每欲牽衣而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臯比
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
然誦法一念迄死未嘗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
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
姬侍減獲輩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庵
公義田千畝公倍拓之又為祠專祀晉卽丘子
始興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
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于故人兄弟白首

身聞金卷五
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
扎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
函書或進而附公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
忍於詈公以示角公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
與如初凡公之門其品遠近醜好幾盡八方而
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凡數百變公皆性
安之彌成其大而已公生於嘉靖 年 月 日 卒
於萬曆 年 月 日 葬於 年 月 日 公之先出瑯

瑯王氏自晉丞相始興公導渡江而南世爲浙
人後有崑山學正諱夢聲者因家于官而太倉
之王自夢聲始又六世而爲公大父質庵公倬
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侍郎贈尚書思質公忬配郁夫人實生公
公又十歲而生敬美太常大司馬常命之曰吾
聞東海有鳳麟洲而兄弟其庶乎因署其讀書
之室曰鳳洲然而天下獵其詩及談說公之聲

力氣誼者至變國俗一時三尺童子少知句讀
皆更相稱字而以足不及門與口不道元美先
生爲可耻故公之字至今獨著公且死碧瞳熒
熒精爽不亂卒之前手條家戒及身後歛葬諸
儀甚悉及期坦然而化享年六十有五公視廬
陵眉山差去一歲而其名行赫赫亦畧相當嗚
呼公千古人也卽無銘其誰不能名王氏家言
者然天下但知公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

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寔相左
但知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閒曹有經世之才
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晚托化人爲逍遙
游而不知公之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公氣
籠百代意若無可一世而不知公之獎護後進
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已出嗚呼然則海內士大
夫之未盡公者寧獨出處而已乎夫司馬公以
勛勞見讒垂八年而爲隆慶之丁卯先皇帝

賜以原官越十有八年而萬曆之丁亥今
皇帝又賜祭賜贈朝廷之于王氏恩禮極矣禮
稱君子行不俟駕東西南北唯上所使分也而
况上之後先待司馬公者如是即使鞠躬盡瘁
畢命王室尚不足以稱酬恩徇知之萬一若徒
偃蹇明詔私錮清朝無論生者近對且何以
代死者報國哉不然公千古人也豈戀戀一官
者觀其身後之言但以勿累朝廷勿離大司

馬穴爲囑則平生君父大義可爲沒齒不忘者
矣公集後有弇州四部續稿琬琰錄觚不觚錄
藏於家公生時其文已傳不具論論其出處大
者旁及隱德以備國史某晚游門墻文獻足徵
敢繫之銘銘曰吾昔聞晉語云淮水清王氏興
肇六朝迄盛明淮黃合氣南征有大人主文盟
嘉隆季推王李誰佐之大小美才名高造物忌
遭 聖明洗家諱吐幽魂永終譽隱似懟出乃

義彌留言悲可涕勿請卹勿卜隧君父恩矢不
昧後死者式來祭公之墟在昭位神鬼呵樵牧
避史闕文徵茲記陳繼儒撰右銘元美公遺命
請汪司馬伯玉伯玉卒請之趙司成司成病假
他手余爲之作此亦其子罔伯所屬也是藁罔
伯藏於家而今梓送者乃趙司成文
徐文貞爲浙江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譁於堂下
徐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於堂下徐

公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
爭但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我
也在教條裏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
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東海張公獨惇尚
行履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
往必以理勝公亦嘗爲謝公鐸戲評其所能曰
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爲最詩次之

眉公見聞錄卷之六

華亭 陳繼儒撰

沈德先

繡水

沈孚先

同校

陳恭愍公名選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以會試
第一人授監察御史提學南畿試卷明列諸生
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
時御史大夫長州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飭方

身圖錄卷六
憂制家居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飭兵備尋改提學會倖閹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王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

容曰先生旣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公卽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聞母喪奔歸服除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會肇慶大水公卽具奏災傷狀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掊剋籍富民供辨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爲番禺知縣高瑤發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眷利其

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偽逐之又有撒馬兒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後猊入貢所過震驚疏入留中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撫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遂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

乃誣公矯制發粟意

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

謝論罪當徒奏入

詔奪公官遣錦衣千戶張

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疏裕裹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平清苦殮以時服此公志也

新鄭高公修吾鄉文貞之怨其下遂有承望風

旨者徐氏之族幾碎文貞作書達之新鄭書不傳新鄭書則有錄者書云僕不肖昔在館閣不能奉順公意遂至參商狼疾以去暨公謝政僕乃召還僉謂必且報復也而僕寔無纖芥介懷遂明告天下以不敢報復之意天下之人果亦有諒之者然而人情莫測各有攸存或怨公者則欲僕陰爲報復之實或怨僕者則假僕不忘報復之名或欲收功於僕則云將甘心于公或

欲收功於公則云有所調停于僕然而皆非也僕之意蓋未甚明也古云無徵不信前者地方官奏公家不法事至僕寔惻然謂公以元輔家居豈宜遂有此也且兔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故其間情可疑法未合者悉從開釋亦既行之矣則僕不敢報復之意亦既有徵亦可取信於天下矣蓋雖不敢廢朝廷之法以德報怨寔不敢借朝廷之法以怨報怨也念昔僕典試時嘗

以試題致 先帝疑公爲解護僕寔心感之當
公不悅僕時曾明告之公公卽仇我然解 先
帝疑一節終不敢忘必當報效曹公而去言猶
在耳公不記憶之耶夫旣得以取信于天下則
乃可有辭於門下故敢奉書布區區之意今而
具公分棄前惡復修舊好無使借口者得
以鼓弄其間則不惟彼此之幸寔國家之幸縉
紳大夫之幸丈夫一言至死不易 天后土所

實共鑒惟公諒之不宜是時文貞之客曰呂需
號水山唐棲人老而負俠骨嘗僞爲徐使者持
文貞書回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
下口至哀泣號訴達于新鄭之內夫人乳媪以
下無不感動垂涕者皆爲文貞潛解之而新鄭
之意亦且倦矣或曰得呂需力也

宣聖五十八代孫孔公鏞弘治時進士知都昌
縣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

見聞錄卷六
五
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
歲大旱公往視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
鱗介然公火之其妄遂絕尋以弟銘尚寧府郡
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時廣中盜起無不殘破
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
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
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於疫城中居民不滿數
百公至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

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
門固守公曰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
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携家屬千百里來投
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殖醢
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以賊激怒
其衆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耳公乃大
開門有來者無不內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
撫摩調養死者爲義塚于郭外以瘞之流亡聞

見聞錄卷六
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卽城東北隅築
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處鄧
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
定屯于畚木嶺鄧辛酉屯於游魚寨侯大六屯
於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駐近城十里而盜
長尤黠驚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公遂不告之
僚屬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匹馬出城徑抵賊
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所以悉呼其黨擐

甲出迓恠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
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公長以逆順
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咸感悟泣
下恨公來晚也公長跪奉卮酒爲壽公飲之不
疑衆齊喊舞約降送公旣降諸賊聞風納款馮
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內應久招之不服
公給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誥率敢死
二百餘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

見聞錄卷六
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
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遂以其黨
五百來歸事聞有寶劍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
副使賜璽書褒嘉俾仍守其地後官至工部右
侍郎
桑悅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給曰
某人譏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祛穢乎何得
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譏以奏

濬稱善濬嘗饋以狔項悅詣謝濬曰狔項美乎
如生固甘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
不足甘而一狔項何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
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
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
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
吾鄉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灶上衆
大詫公具冠服拜灶如故未幾犬下灶遂死衆

又大陀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
自敗
余嘗見于闐國僧披紅禪衣袒臂閉關持準提
及六字大明神咒三年出關不效又復三年嘗
于就李包羽明氏酸口施食案前銅鑊鑿百沸
湯正極沸時此僧于火上五指擎鑊底了不知
熱以竹葉灑之其冷如雨余親見之乃萬曆丙
申五月十五夜也僧言于闐國舍利甚多永樂

時遂呼爲舍利國其地百草皆香銀甚賤夜戶
不閉止有羣牛等物而無鷄鴨百蟲之類望見
中國三座山如黃金則峨眉五臺洛伽補陀山
也以故入中華朝此三山云

閻頭陀縮龜能以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
數十時隨其後輒令通身拭摩以爲快或上下
俱赤體跌坐或入沸湯中浴或索酒恣飲噉不
問貴賤必分及顧獨好余甚蓋先見於元美公

及辰王家後又見之常州白家園客有問其道者曰治國必先於愛民養身莫善於寡欲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臥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輒不得已許之履祥故後汰猶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

生因履祥以見願執終身翁爲人以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寔贊之義兵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僞符疑兵綴之然濠

謀四出諸郡士人積刦於威多以耳目應計勢
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密授方畧親信義之
割愛遣之往往陷虎口不返吉水土人素重自
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爲若是莫不鄙薄之
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亦避匿
不敢露濠旣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
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
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

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
未嘗歷蓋記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爲令
丞旣致仕遥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住廕一子爲
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爲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
益張翁不爲悔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
以從是時將撫蘇王受而二酋方疑先生給也
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寔來觀釁先生遣
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之

身居金卷六
數十里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爲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構穰功公卿以猜媿嫁禍翁爲之詭辭疑凶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爲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旣

卒功賞廢閣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爲奇也翁名光字冲虛其先爲永新人

其故本及婚貧家少神爲地聖其始
泰和始爲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國朝初相繼爲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顧侯侯憮然曰民有寃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

訟者雨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李于鱗死其子駒後亡家貧白雪樓已鬻他人矣文人薄命如此

張東海先生墓在鳳凰山其子孫皆葬於此故其地稍廣而祭田亦不下二百畝三傳而至德瑜中乙卯舉人德瑜死三子皆名士以誥中乙酉舉人以誥死里人有思以役中之者青浦侯卓鈿爲之立東海鄉賢書冊永免其役云周公萊峰問陸平泉先生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

身問錄卷六
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
傲烝烝又不格奸是也卽此便是元氣
王公縱開人也性真廉介直正德初開守不理
於多口時適大明黜陟死洛韓邦奇爲考功員
外郎太宰以守治狀不飭諭考功詢之多士皆
如太宰言然考功素知守才疑之聞公往問焉
公當飯客考功故久不起公曰吾當飯客考功
請同飯公曰弗堪供奉考功曰安有戶曹主事

可食者而吏曹員外郎不可食乎乃出一盂糲
食二豆蔬共食之客去考功以開守問公徐曰
開之士大夫皆曰守治開無狀民則皆謂守良
守後得不黜考功以公違衆持公議草具待賓
戚獨立佳士也遂定交云遷湖廣憲副適 武廟
賓天群臣奉 皇太后旨迎 肅皇帝巨關谷
大用者八黨之一亦在迎侍中強公長跪公不
屈肆行悖侮公脫冠裂服奔赴王府伏啓王深

慰答之而卽棄官歸 肅皇帝登極公上疏奏
劾大用奸惡辭甚激切凡五上而大用斥矣
甲寅之冬萊峰周先生將赴湖南乞言於雷古
和云廉者多刻須以爲戒

成化時中都鎮守中官欲謁者由旁門入且以
文東武西榜於門德興孫清簡公需爲巡倉投
刺將據其所榜以僭劾之中官憚公嚴卒正主
客之禮

陸平翁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與太守王公華討
船送家眷入京王公差人出問何等冠服答云
青衣小帽王公云旣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
可報我旣行報之王公聞尚遂初服亦不引見
但贐送封君冬米一石此平翁爲余言之

陽明先生之父王海日公公將生母孟淑人夢
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
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

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兄名榮以符夢也余嘗得公手書笑塵二大字刻之讀書臺甚軒翥有勢之文王感曰公公洪王母孟夫人萬曆壬辰甲午間有老人自稱數百歲人言嘗見高皇帝尹髻頭又言素與張三丰善相見無他語各大笑送墓誌一本而已又言海外之國行遊者凡數萬里遇猿猴時頂山果於首以獻我若群從人則撒果於地不首獻也每見士

大夫輒指其曾高祖而上曰與我善又自詭為王鉞而不顯言之但議論間隱若威寧伯者一時士大夫皆欲得其引年却病之術或獻金錢修藥餌而卒不効也老人號醒神鬚眉及眼睫毛皆白其寔一社日生人耳或有問予真偽者余曰此輩正如假骨董往往入富貴公卿家又衡山先生見偽物必為題跋甚則昂其直使售者小有所濟余之待老人也亦然陸伯達曰聽

醒神老人語正是一本活西遊記尤可笑
肅皇帝修玄時鄭王厚烷上演連珠以諷上
怒會給事中呂時中又以疏入怒愈甚批曰使
厚烷為君以呂時中為相天下當太平呂惴惴
席藁待死然積俸已深銓曹不敢推陞其下皆
至壅塞久之僅以僉事出呂上亦勿之問也
呂大喜過望而其後會推閣臣御筆竟點張
治李本中官言上見呂給事疏頭有以敦治

本事語故點兩先生云肅皇帝之精明而不
記人過如此

文温州林衡山先生之父也官永嘉時地產美
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曰梨於
民何濟使歲為例其何以堪俾悉伐其樹中官
大怒會吏部以公政績卓異召當擢憲職適讒
言至竟授太僕寺丞

陸平翁為宗伯時議陽明先生從祀平翁不欲

輕覆俟論定而後議上時陶公大臨云 上不
難以伯爵酌公何況廟祀平翁云伯爵者朝廷
報功一代之典從祀萬代之典卒不能奪後南
中科道至叅論陽明先生平翁云此又多事矣
永樂時極重醫勅命貴宦子弟皆讀軒岐書而
悉從吳人張文伯講授文伯諱倫能文章與高
啓徐賁張羽善有才子聲

徐文貞公于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本日寅時

奉 肅皇帝密諭云汝茲所對敷以衷言夫神
仙笑法官正以已之神未靈却乃自生謗怨且
太上修積不知多少歲月彼仙者先將已鍊成
了後呼喚風雨此係秘端汝克知之曰不肯輕
用若次又費去是不惜命何謂修仙又修仙專
在二氣親乃能結胎我自去秋二氏各一御至
今十數月未幸一御繼因左患益加懼懷然果
盈宇宙不過二氣外無一竅也題臣適以修煉

身聞錄卷六
之士不肯輕用神氣上奏伏蒙 密諭臣恭捧
讀仰惟 皇上於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
臣臆說不足論也但此義在道德經所謂齋心
印經所謂存守蓋已先發之惟神仙者知而能
行衆人不能行耳其二氣親之功夫臣愚昧不
能通曉然觀參同契所論似只是鍊自己身中
陰陽二氣使交媾凝聚至於益加懼懷此則修
仙之真基且目下於却疾便可取效者也謹具

題以聞本日申時奉 說汝謂果懼懷則是却
病之本也然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疾內
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也至於身中已鍊此又
絕難亦是成事之者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
我家方可爲仙修玄聖榔梅哥云大道不離夫
與妻焉非二氣決不能成大道也至如我之左
患非止病後失膜理有乘害者所以服藥貼膏
只拔去寒邪而受害仍資符水云題伏蒙 聖

身問錄卷六
說臣恭捧讀 皇上謂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
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此至言也身
中已鍊委爲絕難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
家仰惟 聖見允當但此工夫亦甚不易蓋對
景難於忘情急流難於把舵須直有入火不爇
入水不濡手段乃能之此玄聖榔梅哥之云所
以惟玄聖能行之也蒙 諭左患有乘害者仍
資符水云臣謹以仰悉今不知各處所進及中

剛等所書孰最靈驗臣無任瞻繫之至謹具題
以聞本日文亥時奉 答汝問中剛等書符某有
驗並無一竒不過依式畫成且如道士既不事
父母不瞻妻子何不專心教法曰我是清微一
篆無能曰我是靈寶一事不知徒以吟詠爲上
道法不知齋法不講今惟幾個法士畧可耳太
上戒律初不同釋後世一法繩之至如仙妙委
第一難對景無心故曰仙人鐵心厘失斤悞怕

人汝謂亦甚不易是矣禮部之諭可語於春芳
常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題伏蒙 答諭
臣恭捧讀始知今之道士其有名無實如此然
亦豈特道士哉翰林官之於文章中書官之於
字太醫院之於醫皆此類耳蒙 諭仙妙委第
一難臣以爲不難則亦不足以爲仙妙惟知其
難而慎持之庶可免厘失斤悞也蒙 諭可語
於春芳常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臣謹欽

遵俟春芳明早來領 諭語之謹具題以聞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自酉時奉 密汝
以我密諭切身大事重謝然宮中無一老成女
侍內侍未宜論此等今三瑞俱二數我自忽感
父天恩示非二炁外皆他物也金丹亦虛名和
資卽金丹也我自壬戌秋御三氏至昨四月十
一日方一御者左患大得益自飲燒酒回煖活
落未有力昨因得彼真氣遂通健已安七分多

天恩可不深感也夫以恣淫貪色喪命之具他
每名曰修補何曾分補而兩失焉題臣適奉
諭以事關 聖躬具謝茲又奉 密諭荷蒙
皇上俯鑒下情臣益不勝感幸之至臣惟仙之
與凡其懸絕不啻天壤然其辨却只毫釐 皇
上以仙行求仙是以兩得而世人以欲心求仙
是以兩失此豈可以並論哉臣曾蒙 賜諭云
仙人鐵心釐失斤悞怕臣固已仰知 皇上之

於仙修有真見有定力矣臣不勝欽服謹具題
以聞右皆 肅皇帝手札下徐文貞公亦密對
不刻文集中味語意 肅皇帝志在長生半爲
房中之術所誤文貞委曲條答雅寓規諷世以
爲文貞贊玄不知公之苦心如此 亦不姓樓樓
累朝以來閣中凡有密奏及奉諭登答者皆稱
爲揭帖其制視諸司題式差狹而短字如指大
以文淵閣印緘封進御左右近侍莫能窺也諸

凡軍國要機朝廷大政上意之所欲出而事理未安政體之所宜行而睿衷未發諸司待命而未報言官力諍而難回者閣臣爲之從中調劑就事匡維其妙用全在一揭然揭亦不敢數數輕進每進揭至上輒動色謂左右云閣下揭帖至矣其重如此自江陵之後建言者多朝廷厭其激聒疑其挾制時處一二人而閣臣務欲暴白心跡不論是非輒上揭申救而至上亦以爲

套不復省矣以致諫臣之疏與閣臣之揭日輕

一日可歎也

少司馬陳公洪謨武陵人初出守漳見文廟樂器久壞遣人求泗磬請神樂觀知音樂羽士選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手稱嘆而去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有文公朱先生祠已敝壞祠後有峰僧廬其下仍舊額扁爲芝山書

見聞錄卷六
院乃祀文公於其中以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峯
爲配又遴選庠生數十人延請莆田方伯翠渠
周公瑛及其子大謨君爲師友士習不變郡父
老相傳文公嘗遺一聯云十二峰送青排闥自
天寶以飛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
蓋若有待云守漳之三年有畚人居海濱者見
有大鳥飛過遺一尾於水邊長七八尺五采炫
煥衆以爲鳳尾拾以來獻翁命寘之庫中畧不

爲異後鎮守太監遣人來取翁答以久焚之時
服公雅量

羅念庵先生拜唐荆川公公他出荆川之翁出
接先生坐久之唐翁云小兒有一病老先生宜
與他說交際人之常禮也小兒一切不受亦不
是先生對云此病在他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
有

平泉陸公會試時時王公華爲太守王夢見城

墮庭下皆保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陸公之外父李秀才問之曰汝婿平日何爲夜夢如此可異也李對云只是不苟已而遂報會榜第一

沈太史晴峰言國制司禮監九人其掌印者一如首揆歲納二十四監銀各三萬兩約有七十萬之數其八人則季輪二人管事凡內之傳宣外之奏請屬焉是君相之情所由灌輸也二人

應直例於吏禮戶兵四部居間二事事約千金宰相以此餌之實借以通官府消息故有所執奏陳請皆如意自蘭谿趙相無權謂遂不復如絕其請此輩貪忍成性且積習驟止尤所不堪遂百計撓閣權至章疏之入三四日不下下則乘其搜廊呼吸之頃目覽手披不暇詳悉中有不妥卽因以培摘媒孽使至上輕宰相官府成水火矣朝制每日之申則內使二錦衣二執黃

旗樓廂宰相翰林諸公俱出故以此苦之此包羽明得之晴峰公者

王進德者名敏寧海人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半夜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我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女愧謝不敢出聲逸去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

